

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2015—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分析

刘树成

内容提要:本文的分析提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2016—2020年,经济增速有望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本文首先回顾了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GDP季度增长率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过程,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但也有人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应予高度重视,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本文分析了这些问题,并提出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的对策,即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持久的力量。本文还分析了要为释放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问题。

关键词:新常态 中高速增长 经济下行压力 三大国家战略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编制之年。在中国GDP季度增长率连续19个季度回落之后,2015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2016—2020年的“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为国内外广泛关注。本文的分析提出: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2016—2020年,经济增速有望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本文共分为6个部分:一、首先回顾了2010年第一季度之后,至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季度增长率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过程,表明我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二、提出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三、要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而“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持久的力量;四、说明三大国家战略的形成过程;五、提出为经济增速的适度回升积蓄力量;六、阐明要为释放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速度换挡期

2008年和2009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

击中,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走出了“V”字形的先下降、后反转的轨迹。到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回升到12.1%的高峰。其后,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至2014年第四季度降到7.3%,经济增速出现了连续19个季度的回落(见图1)。这表现出我国经济进入了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速度换挡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从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这19个季度GDP增速的回落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是增速大幅回落。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下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回落了4.7个百分点。

第二个小阶段,是增速逐渐趋稳,但稳中仍略降。从2012年第四季度的7.9%,下降到2014年第四季度的7.3%,回落了0.6个百分点,降幅已明显收窄。

2015年,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下调到7%左右。2015年,经济增速仍会继续有所回落,但降幅有望进一步收窄。若2015年内GDP季度增速的最低点暂以7%预计,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7.3%到2015年预计最低点的7%,降幅仅为0.3个百分点。

^{*} 刘树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lshch1945@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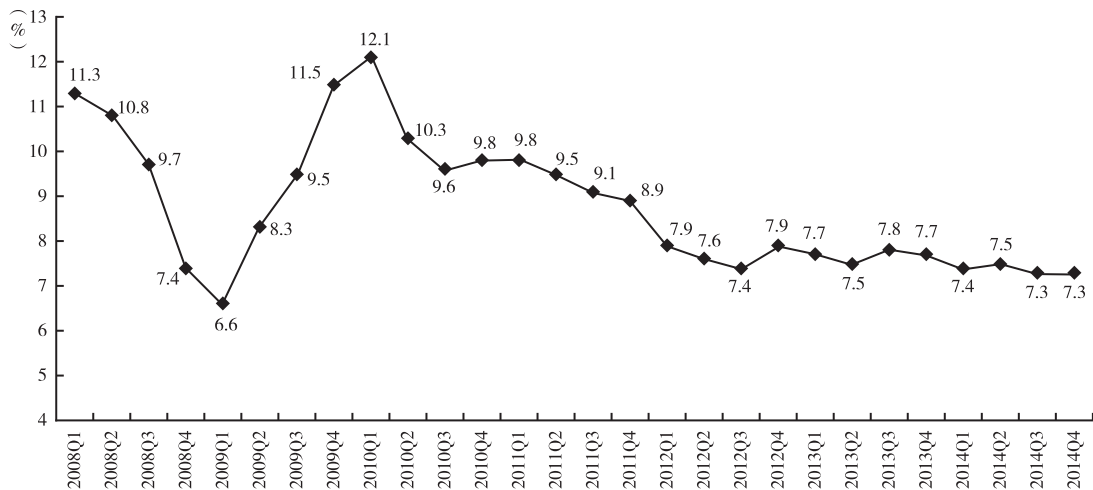


图1 GDP 季度同比增长率(2008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四季度)

二、不能把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向中高速。但也有人将新常态片面理解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对此,我们应予以高度重视,因为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将会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

其一,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到2020年,将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难以实现。

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翻一番”目标,即“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考察,按照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至2014年这4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8.4%、9.6%、7.0%和6.8%),从2015年起,至2020年,需年均增长6.7%。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到201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已降至6.8%,即已降到翻一番所需最低增长率的边缘。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从2015年开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将会降至6.7%以下。这样,到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就不能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了。

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说,由于2011至2014年这4年增速较高(分别增长11.4%、10.7%、9.3%和9.2%),按照翻一番的要求,从2015年起,至2020年,只需年均增长5%。一般说来,这是可以实现的。

其二,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严重影响市场预期和企业投资。

按照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在2011年至2014年已有增长的基础上(分别增长9.5%、7.7%、7.7%和7.4%),从2015年起,至2020年,GDP需年均增长6.6%。有机构预测,到2020年,GDP增长将一路下行到6%或更低。若这个下行较缓,从2015年至2020年平均增速不低于6.6%,则GDP翻一番的目标仍有可能勉强实现。若这个下行过快,使平均增速低于6.6%,那么GDP翻一番就成了问题。即使翻一番勉强实现,但GDP季度增长率将会出现一条从2010年至2020年连续长达11年的下行轨迹。这将造成一种经济增速不断下降的预期,极不利于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的回落,企业盈利增速下降。到2014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长已降至3.3%的较低水平,既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7.4%,亦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6.8%,更低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率8.6%。同时,到2015年2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已连续36个月处于负增长的通缩状态。市场预期的不断下降,特别是企业盈利预期的不断下降,将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投资,并由此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

其三,经济增速若一路下行,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增长。

2014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长8.6%,为1992年以来,即23年来首次进入个位数增长。今后,若经济增速一路下行,财政收入增速也会一路下行。这样,需要财政支持的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改革措施、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保障的扩大、收入差距的调节等,都会受到影响。

三、寻找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

近三年来,宏观调控的“微刺激”措施起到了“保下限”的作用。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一再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造成冲击,每年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圈,即“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初,经济增速下滑;然后,采取“微刺激”措施,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半年或下一年初,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这样,宏观调控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而“微刺激”措施的效力越来越差,守下限越来越被动。加之经济增速下滑具有惯性,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经济运行随时就可能滑出下限。显然,要摆脱上述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的。也就是说,已经不是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同时,也不是纯粹靠市场机制的调节所能解决的,市场机制具有自发性和下滑惯性。

而要摆脱上述循环圈,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防止经济增速一路下行,就需要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更高层面,也就是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层面来解决,寻找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的力量。这就要求从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精心谋划和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寻求我国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的空间格局上有战略性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构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棋局,释放出需求面的巨大潜力,释放出供给面的巨大潜力(笔者曾对此有所分析,参见刘树成 2014a, 2014b, 2014c)。

四、经济发展空间格局三大国家战略的形成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近年来在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全面展开治国理政大布局的过程中,不停地在探索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这一探索的主要时间表如下: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

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在2013年11月纳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2014年3月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这表明“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规划问题。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提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2014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紧接着,4月28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建设长江经济带问题。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指导意见》。

到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这一任务中,明确提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争取明年有个良好开局”。由此,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国家战略正式形成。201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

三大国家战略的形成,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情况下,根据全球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而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我国经济发展在空间格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是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

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能够促进国内东、中、西部区域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结构的大调整,以点带线,由线到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城市群;能够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的互联互通,形成我国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提升投资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扩

大消费的巨大潜力,使消费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基础作用、使投资更好地发挥关键作用。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扩大内需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拓展外需的巨大潜力,促进“三驾马车”更均衡地拉动经济增长。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不仅能释放出需求面的巨大潜力,而且能释放出供给面的巨大潜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创新驱动和提质增效升级。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对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后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维护和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长远意义。

2015年,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将会有良好开局。2015年,在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的情况下,经济增速仍会继续有所回落,但经济增速的回落有望触底,即有望完成阶段性探底过程。2016—2020年,以三大国家战略为引擎所释放出的新动力,加之“十三五”规划的启动与实施,将会积蓄起经济增长向上的推动力量,有望使经济增速止跌企稳,并适度回升。

五、为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积蓄力量

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我们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使经济增速一路下行。我们说要为我国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适度回升积蓄力量,也不是说要重回过去两位数的高增长状态,而是说要遵循经济波动客观规律,使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有升有落,正常波动,健康地推进。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波动在上升期和回落期具有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和具有不同的功能。回落期是调整期、消化期、淘汰期,这时社会需求低迷,企业经营困难,市场预期前景不看好,难以扩大投资和实现创新驱动。而上升期是创新活跃期、市场活跃期、投资和消费活跃期,市场预期前景看好,有利于推进经济实现提质增效升级。

现在,常听人们说,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倒逼机制”使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技术创新。实际上,“倒逼”的压力是在经济下行阶段产生的,也就是说,“倒逼”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下行时暴露出来的,而这些问题最终解决则要在经济回升过程中。也就是说,“倒逼机制”的最终实现则是在经济上行阶段。因为在宏观经济回升的大环境

中,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企业利润增速提高,原材料、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价格尚处于低位,信贷条件相对宽松,市场前景看好,市场信心恢复,这就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企业转方式、调结构、实现技术创新(笔者曾对此有所分析,参见刘树成2013)。

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和分析(1999,第147页;1990,第292—293页):经济发展过程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是“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二者一起形成称为经济周期的过程。他具体把周期分为4个阶段,即复苏、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的上升周期是实现创新、创造新结构的过程;衰退和萧条的下降周期是对创新的消化、清理、调整和吸收的过程,即破坏旧结构的过程。

由此,我们应该主动利用经济波动规律,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为引擎,不断地创造新结构(包括新的区域结构、新的城乡结构、新的城市结构、新的需求结构、新的产业结构和供给结构等等),积蓄和释放持久的、向上的推动力量,促进经济增速适度回升,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

为了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更好地实施三大国家战略,促进经济增速适度回升,一定要做到两个“坚持”:一是坚持稳中求进,二是坚持以改革推进。

其一,坚持稳中求进,着眼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要牢记“四个不能”: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一哄而起,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不能低水平竞争。要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规划,落实好具体的实施方案、关键的标志性工程、相应的民生改善项目。要把年度、季度宏观调控措施,与三大国家战略的实施紧密结合。确定好三大国家战略到2020年及其后实施的时间表、路线图,并将它们具体化和精细化地逐一分解,分解为当前各年度、各季度可操作和可检查的措施,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地实施。要明确,新一轮经济回升不是简单地吧经济速度搞上去,而是要实现尊重经济规律、不导致大起大落的健康回升,实现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回升,实现没有高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回升。在经济适度回升中,继续化解原来高速增长所遗留下来的问题,防范各种风险。

其二,坚持以改革推进,着眼于体制机制创新。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三大国家战略实施中,政府作用除了体现在搞好顶层设计,科学制定和落实规划之外,还要全面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创新来推进整个工作和破解其中的困难。这涉及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包括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

六、为释放市场活力创造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方面,201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传递出新信息。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处提到“经济下行压力”;而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有5处提到。现比较一下。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第1处,在报告一开头讲过去一年的国内外形势时,提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第2处,在做当年工作总体部署时,提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第1处,在报告一开头讲过去一年的国内外形势时,提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与2014年相比,加了“持续”二字,表明形势复杂严峻的程度。

第2处,在讲过去一年的宏观调控时,提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态势”。

第3处,在讲过去一年的改革开放时,提出“以释放市场活力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第4处,在讲2015年国内外形势时,提出“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还在加大”。

第5处,在做2015年工作总体部署时,提出“我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资源,人民勤劳而智慧,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千千万万个市场细胞活跃起来,必将汇聚成发展的巨大动能,一定能够顶住经济下行压力,让中国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这是首次提出“顶住”下行压力问题。由此,传递出中央政府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决心和政策导向。

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就是市场机制要发挥活力需要有一定的环境条件。这包括:

(1)政策环境:政府放松对企业的微观管制,如简政放权,放松市场准入条件,税收优惠等。

(2)资金环境:适度宽松的信贷条件。

(3)法律环境:保护市场正常运行,如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等。

(4)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经济波动处于上行通道,市场预期看好,有赢利前景等。

简政放权很重要,但只是其中的一个条件。就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来说,这是发挥市场机制活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本文前面曾指出,经济波动在上升期和回落期具有不同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在上升期,社会需求活跃,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市场预期和赢利前景看好。在回落期,社会需求低迷,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市场预期和赢利前景不看好。而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时,不仅要眼前的现实环境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考虑未来的市场预期和赢利前景。如果市场预期悲观,赢利前景迷茫,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样,市场机制的活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許多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活力的政策措施,今后还会继续出台这方面的政策措施。但要使这些政策措施充分发挥作用,要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还需要努力营造良好的、向上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

参考文献:

刘树成,2013:《巩固和发展经济适度回升的良好态势》,《经济学动态》第3期。

刘树成,2014a:《对经济运行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经济学动态》第4期。

刘树成,2014b:《改革宏观调控方式与把握合理区间中线》,《财贸经济》第7期。

刘树成,2014c:《构建中国经济发展新棋局——当前和中长期经济走势分析及政策建议》,《经济学动态》第10期。

熊彼特,1990:《经济发展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熊彼特,199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钟培华)